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經通義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中書臣吳紹昱

謄錄監生臣程驪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三

詩經通義　　　詩類

提要

臣等謹案詩經通義十二卷

國朝朱鶴齡撰鶴齡有尚書埤傳已著録是書

專主小序而力駁廢序之非所采諸家於漢

用毛鄭唐用孔穎達宋用歐陽修蘇轍吕祖

謙嚴粲

國朝用陳啓源其釋音明用陳第

國朝用顧炎武其凡例九條及考定鄭氏詩譜

皆具有條理惟鶴齡學問淹洽往往嗜博好

奇愛不能割故引據繁富而傷於蕪雜者有

之亦所謂武庫之兵利鈍互陳者也要其大

致則彬彬矣鶴齡與陳啓源同里據其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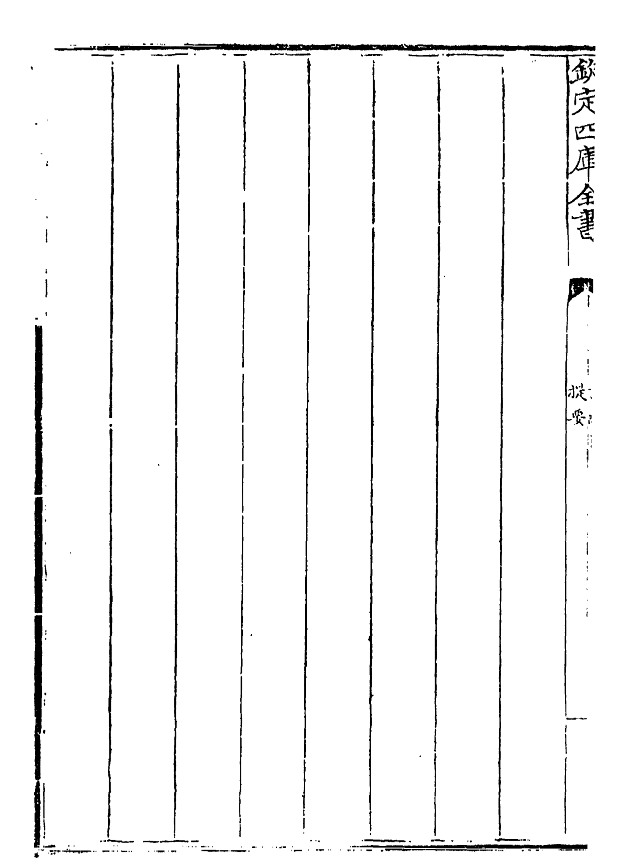
此書盖與啓源商榷而成又稱啓源毛詩稽

古編專崇古義此書則參停於今古之間稍

稍不同然稽古編中屢稱已見通義茲不具論則二書固相足而成也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 臣陸錫熊 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詩經通義原序

尚瑗之受教我愚菴朱先生正先生輯譔通義之日其時年未弱冠殫精制舉業未暇問歐呂諸家言迨先生作埤傳以尚書為瑗取應習業時時舉示之繼從事讀左日鈔遂得條詩論矣顧子自八齡讀詩經集傳旦夕掩卷背誦比十五六而心頗嗛之謂鄭衛淫風何乃至是非發乎情止乎禮義之指而於毛序鄭箋孔疏及書之孔序易之王注皆嘗瀏覽怪其與朱子本義集傳蔡

氏集傳畛域懸殊而未能決所從違先生著書滿家少陵義山詩集箋注家弦户誦既乃厭棄辭章肆力經術埤傳左鈔先後授梓獨通義一書屢經更定又卷帙頗重計貲為難逡巡審慎而先生業已謝世閲四十餘年友人陸堂有言漢儒之失拘守陳言宋儒之失盡反前說宋儒之所欲反者非僅漢唐也伊川易傳談理至精朱子則推本邵氏數學以求篤之頼濵詩傳東萊讀詩記其書皆醇正無疵朱子以其祖述小序多所不滿鄭

衛淫奔之說獨採漁仲明復康侯春秋之學盡廢三傳朱子遂尊稱胡傳後世因有四傳合刻則左公穀下儕於宋明雜說而十三經之名號可無庸矣夫漢代經儒掇拾殘缺於秦燼之後疵纇荒繆固所不免必盡舉而撤之雖神解淵悟豈真能捨此山巖屋壁之所得別有不傳之祕與尼山鄒嶧夢授而牆見者程子曰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户也朱子論詩盡撤大小序鄱陽馬氏駁議平允洞暢先生通義之作所宗主也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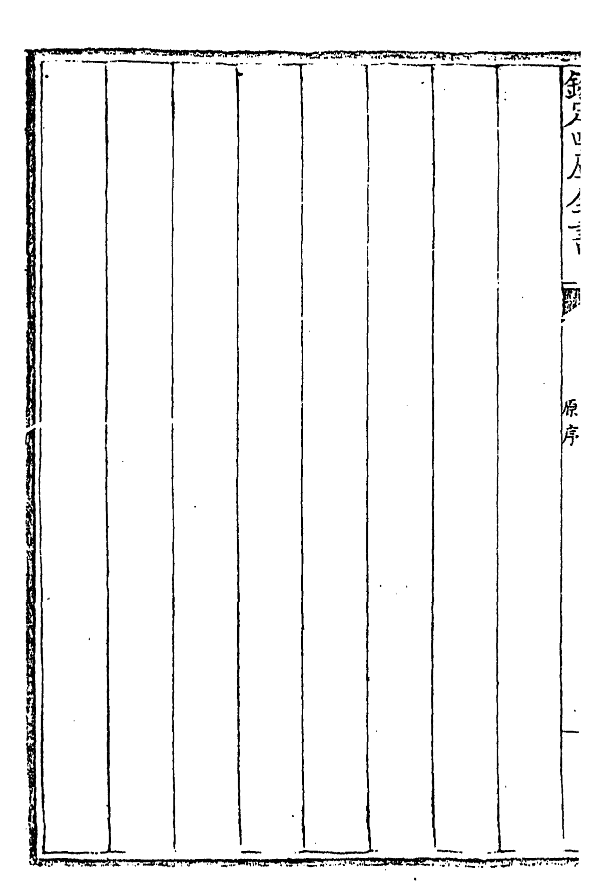
公亦有不能無弊者在於執正變之論而篇次錯糅不復詳求槪以前後定美刺楚茨至車牽十章與載芟良耜之報蜡鹿鳴嘉魚之燕賔何有差别而以為刺幽王之作辭理全悖矣崧高五詩並美宣王何以竄於大雅終篇此古序之誤有目共知也然而去古未遠刺忽刺佗之屬信而有徵而槪指淫奔不得並於清人之在鄭株林之在陳則毛詩左傳雖並獻河間而平帝時立毛詩於學官已為定著左傳經范升陳元爭訟俟章帝而

始定奚以取彼棄此此集傳之過當也通義一書薈萃兩宋元明諸家之言於朱子集傳外又廣求遺說或問語録臚列參互衷之至當間附已意以相發明崑山顧亭林先生夙與同志遠道寄書往復質證同邑陳啟源說詩有特識先生愛重之時取其說朱子有言讀先聖之書須高著眼大著肚不容拘泥習套又謂唐人疏義因謟踵陋未能有所發明夫唐疏之無所發明誠然也經宋儒翻駁數百年奉為著蔡由明迄今因襲更甚鄉

嫘說約高頭細字之書趨時貿利無有高眼大肚上下千百年間者先聖之遺經逾墮于雺霧晦冥亭林愚菴二氏窮經復古起考亭而相對當樂與揚推以益衷于無弊歲庚子冬暮瑗自豫章院歸徧陳五經傳疏并庋藏所有諸家言臚列其是非同異從先生兩孫借觀通義藏稿五十年前丞丈點筆情景恍然負牆敬為之序越五載乙巳其次孫泰興廣文士玉刻通義書成爰於舊序增益數語表刻此書之因士玉篤嗜經術庶幾能

紹其家學者雍正三年季秋朔日受業門人張尚瑗拜

書年七十



詩經通義凡例

通義者通古詩序之義也蓋序乃一詩綱領必先申序意然後可論毛鄭諸家之得失後序多漢儒附益者今取歐蘇吕嚴諸說為之辨正錯簡譌字亦詳訂焉

制舉之家專宗朱傳故詩序久置不講併宋元諸儒之說皆無由而見余采其合于序說者備録之蓋表章古義不得不與俗學牴牾爾

古本皆標序於經文之前後儒遂以詩序若今之詩題

余謂序所以明作者之意非先有序而後有詩也郝仲輿本移序從經最為得體今從之

古序最簡毛鄭訓多不明鄭尤踳駁故為後儒所排學者善解而參伍之夾滌辨妄朱子辨說皆可不作矣

訓釋字句貫穿義理朱子集傳備矣今海內家傳戶習故此書不重引其文只略詮詩中大意惟諸儒說有異同者別白之姸謬者針砭之毛鄭之失已經朱子更定者此不詳述至於考論時事多援經證史庶幾子輿氏論世知人之旨云

經文下夾注又引毛鄭及正義語而加以折衷宋元以來諸家之說必取其合於古義者

東萊讀詩記極為宋人所推華谷詩緝其次也此書義例多取裁焉東萊宗小序其說詩無邪說正雅鄭衛說南陔六詩與朱子時相牾擊今備載之以俟論定

詩記名物度數山川地理禽獸草木其類不可不考此詩根據注疏辨證頗詳足補集傳所未及

毛鄭與歐蘇呂嚴諸本所分章句各有異同今一以集

傳為正

詩釋文止有音反而不甚詳陸氏所謂古人韻緩不煩改字者也朱子始取吳才老韻叶詩然不盡依用萬歷間陳季立氏謂古字本有古音與後代不同不必改叶吾友顧寧人氏引申其說又謂沈約四聲不當以律古人之詩二家援証精博可信從無疑矣但細覈集傳所叶之音與二家考証者無甚相遠而四聲不用則平上去入通為一音入聲轉韻初學多不曉故今仍用集傳

所叶叶下之音余友楊旭所補但易爲讀某切而平上去入槩不分注庶幾三百篇之文讀之諧協復無以今音律古詩之失集傳中有不當叶不必叶者今悉去之

詩經通義譜

周	魯	衛（邶鄘同風）	鄭	齊	魏	唐	秦	陳	檜	曹
周南 召南 豳 王										
周南關雎葛覃卷耳樛木螽斯桃夭兎罝芣苡麟趾並周國詩○漢廣汝墳並南國詩 召南鵲巢采蘩草蟲采蘋行露羔羊殷其雷摽梅小星江有汜野有死麕騶虞並南國詩○甘										

崇武王以後詩

○何彼襛矣未詳時次

武王

豳風七月鴟鴞東山破斧伐柯九罭狼跋並成王初年詩

成王

正小雅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常棣伐木天保采薇出車杕杜南陔六詩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蓼蕭湛露彤弓菁莪並武王以後成王世詩

正大雅文王大明

武王時周公初封

武王時康叔初封○邶鄘本末不詳

武王時太公初封

初封未詳

成王時叔虞初封

武王時胡公初封

初封未詳

武王時振鐸初封

棫樸旱麓思齊皇
矣靈臺下武文王
有聲生民行葦既
醉鳬鷖假樂篤公
劉泂酌卷阿並成
王世詩
頌時邁成王世詩
○清廟維天之命
維清烈文天作昊
天有成命我將執
競思文臣工噫嘻
振鷺豐年有瞽潛
雝載見有客武閔
予小子訪落敬之
小毖載芟良耜絲
衣酌桓賚般並成

夷王	厲王	宣王
鄭譜云當夷王時變風始作	變大雅民勞板蕩桑柔並厲王詩○抑疑幽平間詩序以為刺厲王孔氏云追刺	變小雅六月采芑車攻吉日鴻鴈庭燎沔水鶴鳴祈父白駒黃鳥我行其
邶柏舟頃公世詩當夷王時		鄘柏舟武公世詩當宣王時
		桓公友初封
雞鳴還著東方之日東方未明並哀公世詩當夷王時		
	蟋蟀僖公世詩當共和時	
		秦仲為大夫車鄰秦仲世詩
	宛丘東門之枌並幽公世詩當厲王時	衡門東門之池東門之楊並僖
羔裘素冠萇楚匪風未詳何時作嚴氏云		

野斯干無羊並宣王世詩

變大雅雲漢崧高烝民韓奕江漢常武並宣王世詩

當宣王時

公世詩 當宣王時

幽王

變小雅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小弁巧言何人斯谷風蓼莪大東四月北山無將大車小明鼓鍾青蠅賓之初筵角弓菀柳都人士采綠白華緜蠻漸漸之石苕之華何草不黃並幽

淇澳武公世詩 當幽平間

	平王
王世詩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鴛鴦頍弁車舝魚藻采菽黍苗隰桑瓠葉朱子謂皆正雅疑猶簡序皆以爲刺幽王變大雅瞻卬召旻並幽王世詩	王風黍離君子於役君子陽陽揚之水中谷有蓷並平王世詩
	緑衣日月中風碩人考槃並莊公世詩當平王 緇衣武公世詩叔于田太叔于田莊公世詩並
	葛屨汾沮洳園有桃陟岵十畝之間伐橿碩鼠 山有樞楊之水椒聊綢繆杕杜羔裘並昭公世 駟驖小戎蒹葭終南並襄公世詩當平王時

時

當平王時羔裘遵大路女曰雞鳴未詳何時作嚴氏云當平桓間

未詳何時作嚴氏云當平桓間

詩當平王時

桓王

兔爰葛藟采葛大車並桓王世詩

墓門桓公以後詩當桓王時

莊王	
丘中有麻莊王世詩	
牆有茨君子偕老桑中鶉之奔奔芄蘭並惠公	竹竿伯兮有狐並宣公世詩當桓王詩
南山甫田盧令敝笱載驅猗嗟並襄公世詩當	

簡兮泉水北風靜女新臺二子乘舟說

子衿揚之水並昭公以後詩當桓簡閒

	僖王	惠王
		魯頌駉有駜泮水閟宮並僖公詩當惠襄間
世詩當莊王時		河廣惠公以後詩木瓜文公初年詩並當惠王時
	出其東門野有蔓草溱洧並當僖王時	清人文公世詩當惠王時
莊王時		
	無衣杕杜並武公世詩當僖王時	葛生采苓並獻公世詩當惠王時
	防有鵲巢月出並宣公世詩當僖惠間	
		蜉蝣昭公世詩當惠王時

襄王	定王
定之方中蝃蝀相鼠干旄載馳並文公世詩當襄王時	
渭陽穆公世詩黄鳥晨風無衣權輿並康公世詩當襄王時	
	株林澤陂並靈公世詩當定王時
候人鳲鳩下泉並共公世詩當襄王時	

商
商頌那祀成湯
烈祖祀中宗
長發大禘
玄鳥殷武祀高宗

鄭氏詩譜不可廢歐陽公已言之矣朱子一切不用恐非朱子與論世之旨但今本注疏大全所列者十五國及雅頌俱各分時代先後與歐陽公所云國譜旁行者不合蓋非鄭譜之舊也今倣史記年表體合為

一圖庶令學者便于觀覽云

詩經通義卷一

吴江朱鶴齡撰

國風 說見集傳

周南

蘇傳文王之風謂之周南召南何也文王之治國也所以爲其國者屬之周公所交于諸侯者屬之召公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言其治外也召南有召公之詩而周南無

周公之詩周公在内近于文王雖有德而不見則其詩不作召公在外逺于文王功業明著則詩作于下此其宜也朱子曰周公制禮作樂于是取文王時詩分為二篇其言文王之化者繫之周公以周公主内治故也其言諸侯之國被文王之化者繫之召公以召公長諸侯故也文王治岐其東有紂其西昆夷其北玁狁故其化自北而南先被于江漢之域

也

關關和鳴**雎鳩**傳王雎也疏爾雅注雕類今江東呼為鶚好在江邊沚中亦食魚揚雄許慎皆曰白鷢似鷹尾上白徐鉉曰鶚性好峙每立不移交則雙翔別則異處是謂摯而有別傳云鷙鳥不雙是也愚按左傳雎鳩氏司馬也注云摯而有別故為司馬主法則與疏語合詩人取興之意重在有別豈以鷙鳥為嫌哉集傳以為水鳥狀如鳧鷖此于王雎不類韻會鷙古與摯通曲禮前有摯獸是也○**在河之洲窈**音杳**窕**徒了反音誂○窈窕言女德方言云善心為窈善容為窕是也晉宋以後文人皆作居處用蓋承襲鄭箋幽閒深宮之說然詩序云哀窈窕思賢才則窈窕豈居處之謂哉**淑女君子好逑**音求○逑即公侯好仇之仇鄧元錫曰后妃廣于求助若曰之淑女也幽閒貞專是君子好仇也吾何德以配君子

也云爾○參初金反音琛差初宜反音癡荇音杏菜集傳解荇全用陸璣疏嚴緝今池州人名荇為莕公鬚葉如蓴可為葅左右鄭氏二字皆讀去聲集傳皆讀上聲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讀蒲北反與匐同○疏謂服膺念慮而思之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參差荇菜左右采讀此禮反音泚古音考同按陳第所考古音多與叶音同者以後不重出之窈窕淑女琴瑟友羽已反音以朱子曰琴瑟無時不在之側若朋友然故曰友參差荇菜左右芼音邈古音考讀冒○

陳啟源曰惟羹則用芼王后夫人不設羹故毛以擇訓芼蓋用為葅不用為羹也薦葅王后夫人之職也朱傳熟而薦之則用為羹矣彼以為興故可通今既從毛鄭則當仍訓為擇爾雅芼搴也孫炎云擇菜又曰左右流

之爾雅毛傳同訓求朱傳釋為順流而取之則侵采義故訓采為取而擇之采既為擇又侵芼義故訓芼為熟而薦之三字殆相因而易也

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音洛釋文五教反

張綱曰琴瑟常御之樂也故鹿鳴燕羣臣曰鼓瑟鼓琴鐘鼓至大之樂也故彤弓饗諸侯則曰鐘鼓既設蓋燕禮小而饗禮大所用之樂亦因以異今后妃之待淑女始則欲以常御之樂友之而通其交際之心終則欲以至大之樂樂之而極其懽欣之意此所謂至誠有加而無已也○愚謂淑女既得亦無燕饗作樂之事故毛公云宜以琴瑟友之宜以鐘鼓樂之蓋極言和樂之情如此耳

序關雎后妃之德也朱子曰太姒未嘗稱后序追稱之**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風以動**

之教以化之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南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按儀禮關雎為鄉樂燕樂又為房中之樂周有房中之樂燕禮注謂弦歌周南召南之詩盖后夫人所諷誦以事其君子則周公制作時已有此詩故程子以為周公作朱子却云宫中之人喜得太

姒于其始至作此詩崔銑云太姒未至文王不應先畜媵妾誰與探其寤寐間事而形容之或以為王季宮人尤無關預然此只詩人咏太姒之德如是耳豈必求撰人為誰耶○以淑女為嬪御之賢后妃思得之助供荇菜承宗廟者毛鄭說也以淑女為后妃下二章左右為求之非一方者朱子說也朱子實祖匡衡衡治齊詩者也從朱子說則哀樂皆屬文王今據小序以后妃之德言之仍從古注為是楚樊共姬求

美人而進于莊王曰妾所進九人今賢于妾者二人與妾同列者七人豈不欲擅愛專寵哉不敢以私廢公也樊姬猶求美人即太姒可知已求其人而未得無以共内職故有寤寐轉側之憂求其人而既得有以共内職故有琴瑟鐘鼓之樂此其性情之正非幽閒貞專者不能序所云后妃之德實風化天下之樞機也憂在進賢不淫其色下二章之意已明哀窈窕以下語近繁雜嚴華谷疑漢時經師所傅益或然耳

朱子亦云序所言哀樂淫傷都非本旨鄭氏曰關雎之聲和平中度故愷樂而不流于淫蕩淒切而不至于悲傷也按漁仲說樂淫哀傷皆主樂之音節言之以解論語猶可通以解詩則不合

呂記首章以關雎發興後二章以荇菜發興從毛鄭後二章是賦非興東萊解此詩與朱傳同但不云宮人所作至于關雎之和鳴荇菜之柔順則又取以為比也興比相近而難辨興多兼比比不兼興意有餘者興也直比之者比也興之兼比者徒以為比則失其意味矣興之不兼比者誤以為

比則失之穿鑿矣如殷其雷偶聞雷聲而有感行役之未歸非可以比類求也

朱子曰其詩雖若專美太姒而實以深見文王之德

曾南豐云先王之政必自内始故其閨門之治所以

施之家人者必為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

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有此具然

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于反身

二南之業本于文王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

以興能得内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實本于躬行之

化故内則有關雎后妃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兎罝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家國天下治者也此說得之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鄭分五章章四句朱傳從毛

葛之覃音譚兮施音異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陸璣疏黃鸝留也或謂之黃栗留一名倉庚齊人謂之摶黍于飛集于灌木疏釋名云木族生曰灌其鳴喈喈讀居奚反音基○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

音鑊

為絺為綌服之無斁顧炎武曰按谷音欲乃曳之入聲莫乃模之入聲濩乃胡之入聲綌乃區之入聲斁乃余之入聲本同一韻後人分屬三四部而其條理遂不可尋矣凡入聲字倣此○陳啟源曰服之無斁鄭氏訓服為整本爾雅釋言文謂整治絺綌無厭倦也此言后妃之勤下章乃言其儉耳○歐陽本義后妃見葛生鳥鳴因時感事樂女工之將興故次章遂言葛已成就刈濩而為絺綌也陸佃曰禮后織玄紞今親葛事如此者親蠶以勸女工之正事親葛以勸女工之餘事絲麻者本事也蘋葛者餘事也○

言告師氏疏昏禮云姆纚笄綃衣在其右注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為姆女出嫁姆隨之故女有女師

言告言歸楊旭曰韻譜歸字舉韋切當音機○張氏曰言告言歸猶曰告曰歸也

薄污傳污煩也箋煩煩撋之用功深撋軟平聲

我私薄澣音緩

我衣箋澣濯之

耳衣謂褘衣以下至禒衣害音曷按害古通作曷澣曷否䟽何所當見澣乎何所當見否乎私服公衣皆悉澣之歸寧父母顧炎武曰考否字詩並房以反母字詩並滿以反惟蝃蝀二章與兩韻要當以滿以為正又曰古無平上去入四聲通為一音此章通平上為一韻蘓氏與否母本協也後倣此愚按母字又音某古音玫音米毋若音音米則否當讀彼美切音鄙○寧者安親心也張綱曰斯干之末章祝其女以無父母詒罹觀后妃之歸寧然後知其得免于詒罹也

序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于女工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呂記關雎后妃之德而所以成德者必有本也曷謂本葛覃所陳是也葛覃皆述旣為后妃之事貴而勤儉乃為可稱若在室服女工固其常耳不必詠歌也

○按朱子辯説謂此詩之序皆是惟云在父母家未安不知序明言化天下以婦道所云在父母家者因末有歸寧父母特推其本而論之孔氏云后妃貞專節儉在家本有此性出嫁修而不改得其旨矣

葛覃三章章六句

采采卷耳陸璣詩疏卷耳白葉細莖蔓生可煮為茹子如婦人耳璫本草卷耳即今蒼耳子不盈頃音傾筐傳憂者之興也疏言有人采此卷耳之菜心有所念不能滿其頃筐以興后妃心有憂思亦如采采菜之人也集傳則云后妃託言采之○顧氏曰頃筐其淺者也懿筐其深者也七月詩女執懿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戶郎反音杭○左傳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毛傳用之藍田呂氏東萊呂氏皆以周行為大道按此句蒙懷人不蒙卷耳

○陟彼崔嵬音巍我馬虺音灰隤音頹我姑酌彼金罍音雷釋文罍似壺容一斛維以不永懷○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古黃反音光○韓詩云觥容五升禮圖云容七升朱氏曰周禮有觥罰之事又云觥其不敬者但謂以觥

罰之耳非必觥專為罰爵也維以不永傷○陟彼砠音疽○爾雅石戴土為崔嵬土戴石為砠與毛傳正相反今集傳從毛矣我馬瘏音塗矣我僕痡音敷矣云何吁矣依鄭氏解云何二字畧斷何楷曰爾雅作盱長目遠望也蓋望賢者之來而解我思也尤有味

序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勞苦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于憂勤也

朱子辨說詩序首句得之餘皆鑿說后妃雖知臣下之勤勞而憂之然而嗟我懷人則其言親昵非后妃

所得施于使臣者且首章之我獨爲后妃而後章之我皆為使臣首尾不相承應非文字之體也○愚按我字異解出鄭箋支離毛氏無之序云后妃之志最有味夫求賢才勞行役雖文王之事孰非后妃之輔治于内而志在相成者乎此出賦詩者言外歸美之意觀兎罝芣苢之序皆然不必定以出自后妃之口而後為其志也諸我字皆當屬文王言之嗟我懐人之我文王自我也我馬虺隤之我我使臣也是文王

之親昵使臣非后妃親之昵之也文王親昵使臣故可以我使臣后妃親昵文王故可以我文王由此言之即以為出自后妃之口亦豈不可通乎朱子于采采二句改興為賦又以婦人不當與外事故解作后妃懷文王而託言登山酌酒然詩人特詠其志如此耳豈與外事哉王平仲云此詩惟嗟我懷人乃后妃自我二章以下諸我皆使臣自我也

我姑酌彼金罍我姑酌彼兕觥葢想像其于道路間酌酒自勞之語馬病僕亦病正見使臣之賢勞君子所當深念也

此說亦通

歐陽義婦人無外事求賢審官非后妃之職葢后妃諷其君子當愛養臣下慰其勞苦而接之以恩禮詩人述后妃此意言其宫中相語者如是而已無私謁之言也呂氏曰酒醴婦人之職臣下勤勞君必有以勞之卷耳可為麯糵故因采卷耳而興感念及酒醴之用以勞賢者不當使之遠行從役首章所以言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周行周道也大東佻佻公子行彼周行行亦道也陳啓源曰呂氏為此說只因下章皆詠行役耳然立言自有次第先說居

官者先得人後說勤于事者當憫惜之文體應如是況小序求賢審官以嗟我懐人二句言知臣下之勤勞以下三章言列位之解其來古矣不必易也呂記夫婦一體也内外雖不同而志不可不同求師取友婦人固無與乎此而好善之志則不可不同也崇德報功后妃固無與乎此而體羣臣之志則不可不同也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婦人之志如是其夫斯能好善矣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懐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后妃之志如是王者斯能體羣臣

矣室有轑釜之聲則門無嘉客况后妃心志之所形見者乎以上三說皆與序相發明讀詩記引朱氏曰後三章極道勤勞嗟嘆之狀諷其君子蓋朱子初年本從序說後乃更之

楊慎曰原詩人之意以后妃思文王之行役而作也陟岡者文王陟之玄黄文王之馬痡者文王之僕金罍兕觥冀文王之酌以消憂也蓋身在宮闈而思在遠道若唐人詩所謂計程今日到梁州也陳啓源曰楊說亦有致但感念其夫之行役不必后妃始能之

汝墳殷其靁之婦人猶能憫其君子而勉之以正勸之以義何況后妃哉仍當以序說為正

卷耳四章章四句

南有樛音鳩木葛藟音壘○按葛藟二物而相似陸璣詩疏云藟亦延蔓生葉艾白色子赤可食纍音雷之箋樛木下垂葛藟蔓延喻后妃能以恩意下逮衆妾則衆妾亦附事之樂只君子君子指文王非小君內子之說朱睦㮮曰三百篇未有以君子稱后妃者仍以誦文王為是然后妃之德非文王無以見誦文王即以誦后妃也福履綏之傳履祿也集傳同愚謂履不專是祿易序卦云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者禮也以履為福乃可以綏可以將可以成○南有樛木葛

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南有樛木葛藟縈烏容反音
嬰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序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焉
吕記后妃如此樂哉君子福履歸之矣漢之二趙隋
之獨孤唐之武后其禍至于亡國則樛木之后妃詩
人安得不深嘉而屢歎之乎
樛木三章章四句
螽斯羽集傳釋螽斯用陸璣疏錢氏詩詁螽即春秋所
書螽斯乃語助如鸒斯鹿斯之類毛氏指為蚣

蝑非也吳任臣曰春秋書螽傳云蝗也詩螽斯羽嚴粲注云螽即蝗斯助語也是螽蝗明為一物若豳風五月斯螽動股此即蚱蜢之名即阜螽也似蝗亦能害稼爾雅謂之蚣蝑與螽不同中郎以斯螽螽斯皆為蝗李氏以斯螽螽斯皆為蚱蜢與郭璞山海經注以螽為蝗類均非陳氏曰言羽者螽斯羽蟲也詵詵音辛兮宜爾子孫振振音真兮○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螽斯羽揖揖音緝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序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則子孫衆多也

按此序言若螽斯句斷下乃推言子孫衆多者由后

妃不妒忌故也鄭康成誤讀以螽斯不妒忌為句夫螽斯微蟲何以知其不妒忌乎歐陽永叔譏序文顛倒葢亦誤讀之耳

傳振振仁厚也繩繩戒慎也爾雅繩作憴云憴憴戒也毛訓本此蟄蟄和集也愚意從毛解則螽斯當以興言振振與下振振公子同繩繩多而有軌範也蟄蟄多而不乖離也太姒之能教子于此見之集傳主比說故止言衆多而已

樛木螽斯皆詩人詠歌之辭未必衆妾所作

螽斯三章章四句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釋文云古讀花如敷之子于歸宜其室家讀如姑○桃之夭夭有蕡音文其實羅願曰麻實謂之蕡麻於植物中最多子之子于歸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序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也文王之化自家而國

三章興中各兼比詠其華喻美色也詠其實喻宜男也詠其葉喻娣姪之盛也

桃夭三章章四句

肅肅兔罝顧炎武曰古音雎此詩上下各自為韻罝與夫協丁與城協謂之隔句韻後倣此疏兔自作徑路張罝捕之椓之丁丁音爭○爾雅檝謂之杙李巡云杙椓也許氏曰繫椓于地中張罝其上丁丁連椓之故知椓杙聲赳赳音糾武夫公侯干城○肅肅兔罝施于中逵釋文求龜切音祈古音考音求云吳棫讀○逵九逵之道赳赳武夫公侯好仇讀渠之反音奇按逵若讀求則仇字不必從集傳叶○何楷曰左傳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反妃而言仇猶

以潔為汙以治為亂也○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序兔罝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

歐陽義捕兔之人布網罟於道路林木之下肅肅然嚴整以興周南之君列其武夫為國守禦赳赳然勇力外可以扞城其民内可以為好匹為腹心見周南之君得賢衆多如此說者泥序語遂謂兔罝野人莫

不有才德可用此又近誣愚按此說有理如集傳解則首二句是賦體非興矣赳赳亦不在椓杙時言之金氏曰墨子文王舉閎夭泰顛于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此詩當為此事而作愚謂墨子之言經傳未聞恐難據為故實○陳啟源曰兎罝賤事猶肅肅然敬以將之非賢者不能序所云莫不好德應指此文王舉之安見必無但不必援墨子之言以實其事耳

兎罝三章章四句

采采芣音浮苢音以○傳芣苢馬舄馬舄車前也宜懷妊馬陸璣疏車前俗名蝦蟇衣其子治婦人

產難薄言采音沘之采采芣苡薄言有讀羽已反音以之○采采芣苡薄言掇都奪反音答之采采芣苡薄言捋力活反鸞入聲之○采采芣苡薄言袺音結○釋文袺衣際也之采采芣苡薄言襭音絜○傳扱衽曰襭扱音插之嚴緝采而聚之于地既為已有于是就地掇拾之又捋取其子然後以衣貯之而執其衽又扱于帶言之序也

序芣苡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兎罝咏功故曰化芣苡咏俗故曰美芣苡治產難序故以樂有子言之○楊氏曰后妃無嫉妒之心則和

平矣惟其和平故天下化而和平婦人以有子爲樂矣芣苢和平之詩也天下和平非形容所能盡故每章言采采而已無他辭也

芣苢三章章四句

南有喬陳啟源曰朱傳上竦無枝曰喬按爾雅釋木凡言喬者五皆非無枝之木毛傳亦只云上竦不知朱子何據增無枝二字後見呂記山有扶蘇所引方知此乃蘇氏之誤木不可休息應從韓詩作休思休與求爲韻二思字皆語辭○嚴緝高竦之木其陰少故不可休息興女之高潔而不可求漢有游女程氏曰女之遊者謂曠僻獨行非在閨門之内姆傅之側也按遊女只如疏所云庶人之女執筐行

鹽不得在室故有出遊之事不必引褁陽大堤曲為證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讀于誑反音旺詩本音云古音羊向反○疏郭璞曰泳水底行也思江之永讀弋亮反詩本音云古音于兩反○許氏曰漢曰廣謂横渡也江曰永謂沿泝也矣不可方釋文孫炎曰方木置水為柎栰也思○翹翹錯薪言刈其楚楚叢木一名荆本草云青者為荆赤者為楛嫩條皆可為莒筐古貧婦以荆為釵即此之子于歸言秣其馬讀滿補反音姥○按疏云以粟秣養其馬乘之以致禮饟本不蒙刈楚言之呂記引張氏云刈楚刈蔞刈之以秣之子之馬也恐楚非可秣之物且失興意○何楷曰士昏禮壻御婦車授綏御輪以行今曰秣馬謂親迎也言人欲娶此女必待秣馬以行親迎之禮豈可以非禮干之哉陳啟源曰箋疏解此本謂于是子出嫁之時我願秣其馬乘之以致

禮䖍示欲其適已意似迂文則正也永叔云之子出遊而歸我願秣其馬猶言雖為執鞭所欣慕焉文較順而意稍褻唐人香奩詩自憐輸廐吏餘暖在香韉即此意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蔞音閭○爾雅注蔞蒿生下田中初生可啖江東為魚羮之子于歸言秣其駒周禮馬五尺以上曰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序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嚴緝文王之道謂脩身齊家之道男子見遊女自無

犯禮之思序言求而不可得語稍滞矣○王志長曰舊說以漢廣四語形容遊女之不可求竊以為未盡也商季淫風大行乃關雎化浹頓令漢濱遊女靚面有貞閒難犯之色風人乃見王者過化存神真有若漢廣之不可泳江永之不可方者所以反覆長歌低回不置也毛公于四語前後皆不下一字注脚而古序獨曰漢廣德廣所及也其旨深矣○古人詩多摘取詩中語為目此云德廣者假漢之廣以表文德之

廣被乎江漢也辨說詆其謬過矣辨說又詆前諸序不及文王不知歸美后妃文王之德自見此篇則遠及江漢下篇又遠及汝墳故皆不主后妃而主文王也

黃震曰下二章只如朱傳悅之至敬之深解鄭箋以刈楚喻女之尤高潔者詩緝取之恐求之過

漢廣三章章八句

遵彼汝墳疏李巡曰墳謂厓岸狀如墳墓名大防也伐其條枚枝也枚當叶音迷幹也

未見君子惄音溺如調音周飢傳調朝也箋如朝飢之思食韓詩作朝飢愚按朝轉為調益以古音相近辨詳考異○遵彼汝墳伐其條肄音異○顧氏考軼曰左傳晉國不恤宗周之缺而夏肄是屏注杞夏餘也是斬而復生之餘也既見君子不我遐棄○魴音房○陸氏曰魴一名魾江東呼為鯿魚赬音蟶尾呂記鯉尾赤魴尾白今魴尾赤則勞甚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父母毛氏無訓鄭氏謂君子之父母集傳則主文王言蓋用石守道之說張氏曰勞苦之極從而寬之曰王室雖如燬而文王在近有以恤我也玩此詩則知民心雖怨紂而尚以周之故未至於泮散

序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

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按列女傳云大夫妻恐其懈于王事言國家多難惟勉强之無遺父母憂此解與序所云勉之以正甚合

汝墳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振振音真公子于音吁嗟麟兮○麟之定音訂○爾雅定題也郭璞云題頟也振振公姓傳公姓公同姓按大傳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姓為同姓氏為庶姓則同姓是五世以外之親集傳公姓公孫也此用介甫之說于嗟麟兮○麟之角音六○陸佃曰麟如麏圓頂一角故西狩獲麟云有麏而角也始于趾終于角每況愈上振振公族傳公族公同祖

也集傳公族公同高祖劉瑾曰與文王同高祖益亞圉之玄孫按同族在五服之內疏云同姓疎于同祖而先言姓後言族者益取韻之叶

于嗟麟兮

序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程子疑衰世以下語為序之誤誠然鄭氏云衰世謂當紂之時差妥朱子辨說云之時二字可刪○嚴緝有足者宜踶有定者宜抵有角者宜觸惟麟不然是其仁也信厚之公子有貴勢而不恃如麟然麟之趾

指麟言也于嗟麟兮指公子言也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召音邵南王應麟曰朱氏詩傳云舊說扶風雍縣南有召亭今雍縣析為岐山天興兩縣未知召亭的在何縣按史記正義引括地志召亭在岐山縣西南

維鵲有巢維鳩傳鳩鳲鳩鴶鵴也按鳲鳩即今布穀詳曹風居之箋鵲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故以興國君積行累功鳲鳩因鵲巢居有之而有均壹之德故以興夫人來嫁居君子之室德亦然之子于歸百兩如字一音亮御王肅讀魚據反楊旭曰按御字本有迓音韻會迓字注云或作御此詩音迓取其義也讀當如字取其韻也又良御忌韻讀迓義取如字以御田祖義讀迓無韻

之疏左傳有留車反馬之禮知夫人之于歸自乘家車也詩言迓者夫自以其車迎之言將者其家以其車送之故知婿車在百兩迎之○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中婦車在百兩將之中也

子于歸百兩將之○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序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

楊氏曰鵲巢言夫人之德猶關雎之言后妃也以關雎為文王之妃則鵲巢夫人亦必有主名若謂皆文

王之詩則文王繼世之君非積行累功以致爵位者文王一人之身而有聖賢之異無是道也然則二南之詩周公以之風天下無可疑者呂記三百篇之義謂小序首句當時所作或國史得詩之時載其事以示後人其下則說詩者之辭也說詩者非一人其時先後亦不同以毛傳考之有毛氏已見其說者時在先也有毛氏不見其說者時在後也關雎之義其末曰不淫其色毛傳亦曰后妃悅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

又不淫其色然則關雎之義皆毛公所已見也鵲巢之義其末曰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毛傳止曰鳲鳩不自為巢居鵲之成巢未甞及鳲鳩之德若何然則鵲巢之義有毛公所不及見者也豈後之為毛學者如衛宏之徒附益之乎詩人本取鳩居鵲巢比夫人坐享成業非有婦德者無以堪之若以鳲鳩之情性比其德詩中固有此意但是說決出於毛公之後也

夫人以靜專均壹陸佃曰均是毋道壹是妻道作配國君無成

有終之義也故曰鵲巢夫人之德
首章親迎之禮男先女也次章同歸之禮女從男也
夫家以百兩迓女家以百兩將昏禮于是乎成矣故
總曰百兩成之
鵲巢三章章四句
于以采蘩傳蘩皤蒿也諸侯夫人執蘩菜以助祭王后則荇菜也陸璣疏蘩春始生香美可食秋曰
蒿埤雅白蒿陸草也可為葅亦可生蠶○王志長曰祭以自致為敬天子躬耕以供粢盛射牲以表親殺后妃
采荇夫人采蘩皆自致為敬之義也○凡詩言荇菜蘩
蘋等非必后夫人自采之只以祭祀之重躬董其事耳

于沼于沚疏采之于沼沚之旁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事即春秋有事於太廟之事○于以采蘩于澗之中疏云曲内于以用之公侯之宫宫廟

○被音備之僮僮音同○被箋引禮主婦髲髢鄭注少牢禮云古者或剔賤者刑人之髮以被婦人之紒因以名焉按周禮王后首服有三一曰副覆首以為飾若今步摇服之以從王祭祀二曰編列髮為之若今假紒服之以桑三曰次次第髮長短為之若今髲髢服之以見王諸侯夫人在其國服與后同此詩被之僮僮孔氏以為即周禮所謂次也○劉氏曰僮僮步雖移而被不動之貌○夙夜在公疏公事也謂祭前之夕視濯溉祭日之晨視饎爨被之祁祁舒遲薄言還音旋歸箋還歸者自廟反其燕寢○王志長曰諸宰君父廢徹不遲疾以為敬也被之祁祁薄言旋歸緩以為愛也

序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黄氏曰國君夫人采蘩有常處奉祀有常禮將祭則僮僮而敬將歸則祁祁而舒此豈勉强所能致乎序曰不失職亦以夫人之德言之

此夫人祭祀之詩或疑夫人祭祀不應服次故朱傳引或說以為親蠶之詩然文王時尚未有周禮何得據此疑之仍從序說為正名物疏云夫人服被正在祭前視事之時及祭畢之後也若正祭自然服副不服被矣此說有理

采蘩三章章四句

喓喓音腰草蟲趯趯釋文託歷反音剔阜螽傳草蟲常羊也阜螽蠜也按草蟲即爾雅草螽陸璣以為大小長短如蝗好在草茅中者也阜螽即爾雅𩾕螽李巡陸璣皆以為蝗子陳藏器本草以為狀如蝗埤雅又以為今之蚱蜢青色飛不能遠未知孰是顏師古注漢書以螽為阜螽蝝祖李陸之說○箋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同類有情猶男女嘉時以禮相求呼何楷曰爾雅𩾕螽曰蠜草蟲曰負蠜有夫婦之象草蟲比其夫阜螽以自比也未見君子憂心忡忡箋未見君子謂在塗時也在塗而憂憂不當君子無以寧父母故心忡忡然亦既見止亦既覯止箋既見謂已同牢而食也既覯謂已昏也郝敬曰見疎而覯密我心則降讀乎攻反音洪○陟彼北山言采其

蕨（蕨一名鼈陸璣曰初生似鼈脚故名）未見君子憂心惙惙（音拙）亦既見止

亦既覯止我心則説（音悦）陟彼北山言采其薇（説文薇菜似藿）

陸璣疏薇山菜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羹項氏曰今野豌豆苗也蜀謂之巢菜集傳以為迷蕨與此不同按朱子所解草木鳥獸之類皆本孔疏出自爾雅説文陸璣詩疏諸書惟雎鳩與此薇不從益別自有據陳啟源曰朱傳引胡致堂之説以證迷蕨胡本因荆楚野人呼為迷蕨遂附會莊子迷陽迷陽無傷我行語莊子注甚多並不訓迷陽為迷蕨惟羅勉道循本有此説然實不通下文卻曲又當為何草耶

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序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王氏曰夫婦之際或至於敬而不終無禮以自防也○序止云大夫妻以禮自防毛鄭以初嫁在塗言之蓋未見良人私懷憂懼故不以新婚為樂而以失禮為憂其說正矣永叔云婦人見時物之變新思念其君子亦通朱傳祖之○首篇君夫人初嫁也次采蘩君夫人之職此篇大夫妻初嫁也次采蘋大夫妻之職王伯厚云采蘋古在草蟲之前又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恐未可信當以詩次為據

首章草蟲阜螽在夏秋之交張衡謂大火流草蟲鳴是也而下二章之蕨薇又是二三月間采薇詩人之意重在比興于物候有不拘

草蟲三章章七句

于以采蘋傳蘋大萍也嚴緝本草水萍有三種大者曰蘋葉圓濶寸許三月始生中者曰荇菜小者曰浮萍萍集傳以小萍為大萍誤矣蘋可茹而萍不可茹豈有不可茹者乃用以供祭祀乎南澗之濱于以采藻疏藻聚生故毛公聚藻按蘋浮而藻沈詳集傳于彼行潦○于以盛音成之維筐及筥音舉于以湘之傳云湘亨也亨即烹祭祀之禮主婦主薦豆實以葅

醯故烹而粗熟之淹以為葅也**維錡**音蟻○釋文錡三足釜**及釜○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讀後五反音戶古音考音虎云魏了翁讀○按諸侯之適子世為諸侯次子以下不得繼稱先君別于正適故云別子乃大夫之世祖也繼別子者謂之大宗立宗室以祀之朱子曰古人廟堂南向室在其北東戶西牖皆南向室西南隅為奧尊者居之故神主在焉所謂牖下者也牖穿壁為交窻以取明也按朱子以牖下為奧本王肅之說孔疏駁王云經典未有以奧為牖下者戶西牖東去牖近故曰牖下耳陳啟源曰奧為深隱之名牖乃通明之處肅合為一恐不然**誰其尸**主祭**之有齊**音齋**季女**季女大夫妻也郝敬曰大夫三廟宗子繼嫡世為大夫其廟為宗室非宗子而為大夫其廟即建于宗子之家祭則夫婦往宗子家親之主人非宗子故其妻稱季猶言少婦以別于宗婦耳○王志長曰成婦稱婦未廟見稱女固然

然亦有散稱皆通者如魏風摻摻女手此未廟見稱女之謂也若小雅都人士彼君子女則但對士而言士女猶言男女耳未嘗專指未嫁又綿詩爰及姜女太姜乃古公夫人則季女為大夫妻又何疑乎

序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

王氏曰自所薦之物所采之處所用之器所奠之地皆有常而不敢變所謂能循法度也○呂記采蘩以職言舉其綱也采蘋以法度言謹其目也尊卑之辨也按朱傳解此詩與序正合鄭箋止因詩末季女二

字曲引儀禮先嫁三月教成之祭說遂支離儀禮婦人先嫁三月教之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

采蘋三章章四句

蔽芾音廢○按毛訓蔽芾為小貌出爾雅釋言集傳訓盛貌正相反韻會云小木盛貌益兼用兩說甘棠爾雅杜甘棠郭璞曰今之杜棃又曰杜赤棠白甘棠草木疏甘棠赤棠也與白棠同但子有赤白美惡赤棠子澀而酢勿翦勿伐召音邵伯所茇音鈸草舍○蔽芾甘棠勿翦勿敗讀蒲寐反音備召伯所憩音器○蔽芾甘棠勿翦勿拜讀變制反音祕○詩詁拜謂攀下其枝如人之拜○嚴緝始則相戒不可斬伐繼則以為殘壞之亦不可終則以為低屈

之亦不可愛之愈深䕶之愈至也召伯所説音稅

序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國

史記召公甚得民和廵行鄉邑有棠樹决政事其下

召公卒人思召公懐棠樹不忍伐作甘棠之詩○按

召公當文王時未為伯史記周召分陜在成王初年

此武王以後詩也因詩繫召公故録之在召南耳

甘棠三章章四句

厭音揖浥音邑行露行道也行露者道上之露豈不夙夜讀羊茹反音裕謂行多

露左傳注云豈不欲早莫而行懼多露之濡已以喻違禮而行必有汙辱此注疏更明簡陳啟源曰詩本以畏露喻禮毛傳所云興也朱傳作賦體解之是無露時不妨早晚行矣○誰謂雀無角叶音六○何楷曰角嘴之鋭而鈎者凡鷙鳥皆有之雀有味而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音汝無家求為室家之禮傳紂帛不過五兩疏紂讀純純實緇字古緇以才為聲五兩十兩也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誰謂鼠無牙古音吾與家叶隔句為韻○陸佃曰鼠有齒而無牙牙壯齒也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集傳解下二章極明

序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强暴之

男不能侵陵貞女也朱子曰夫貞女之志得以自伸者召伯聽訟之明也

韓詩外傳名南申人之女許嫁于酆夫家禮未備而欲迎之女必死不往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雖速我訟亦不女從劉向列女傳同

首章言貞女畏禮如行人之畏露下二章其對訟之辭也皆詩人詠貞女如此集傳則云貞女自述已志

○章俊卿曰行露雖述召公事與甘棠異時葢作于文王與紂之時也若召公為伯文王化行久矣安得

有强暴之俗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羔羊之皮 讀蒲何反音婆○以羔羊之皮為裘傳小曰羔大曰羊疏傳言大夫羔裘以居謂居于朝廷非居于家也論語注云緇衣羔裘諸侯視朝之服卿大夫朝服亦羔裘惟豹袪與君異耳何楷曰羔裘大夫趨朝之服論語狐貉之厚以居注謂在家所以接賓客則在家不服羔裘矣集傳以為大夫燕居之服恐不然

素絲五紽 音駝○疏織素絲為組紃以英飾裘之縫中紽總之數有五嚴緝素絲為組紃五處紽者縫而飾之也○陳啟源曰後漢書引韓詩薛君章句云素喻潔白絲喻屈柔紽數名也詩人賢大夫德能稱位有潔白之性屈柔之行進退有度數也此解素絲可補毛鄭所未及

退食自公委 音威 蛇 讀唐

何反音鮀○傳委蛇行可從跡也疏謂出言立行有始有終可蹤跡倣效也集傳訓從容自得本鄭箋呂記惟其出入皆可蹤跡則仰不愧俯不怍而從容自得毛鄭益一說也○陸佃曰魚屬連行蛇屬紆行委蛇之義蓋取此

委蛇○羔羊之革讀訖力反音棘○說文獸皮治去其毛曰革疏云此以為裘明非去毛故傳云革猶皮也

素絲五緎音域○疏縫合羔羊之皮為裘縫即皮之界域因名裘縫曰緎五緎即為縫則五紽五總亦為縫也

委蛇委蛇自公退食○羔羊之縫錢氏曰兩皮之縫不易合故織白絲為紃施之縫中連屬兩皮因以為飾

素絲五總音宗○胡一桂曰縫中突兀曰紽有界限曰緎合兩為一曰總

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序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

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公羊傳注羔取其贄之不鳴殺之不號乳必跪而受之死義生禮者羔羊之德也

黄震曰晦菴辯説云德如羔羊句乃衍説折衷載其新説又云大夫羔裘而居德稱其服亦如羔羊爾恐以集傳為正藍田吕氏則以為羔羊之詩取好賢如緇衣為證然語脉不同

吕記引朱氏曰衣服有常制進止有常所其節儉正直亦可見矣疏序意極明鄭氏誤解退食乃減膳故

以退食為節儉自公為正直頼朱傳正之

羔羊三章章四句

殷音隱其靁靁為號令之象故遠行從政者以此為興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箋何乎此君子適居此復去此轉行遠從事于他所無敢或暇振振音真君子歸哉歸哉朱氏曰二南言振振者三自子孫之衆多而言故取其盛自聖化之漸濡而言故取其仁自室家之别離而言故取其信○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殷其靁在南山之下讀後五反音戶何斯違斯莫敢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序殷其靁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黄氏曰文王時召公尚未分陜曰召南之國曰召南之大夫皆後世作序者之辭○郝敬曰此詩猶周南之有汝墳大夫有此妻是鵲巢之化行而大夫刑于可知也○辨説謂詩無勸以義之意故集傳止作思念其夫呂記云再言歸哉正勸以義也遠行從役不辱君命然後可以言歸又引朱氏曰閔之深而無怨

辭所謂勸以義也蓋朱子本從序説晚乃更之

殷其靁三章章六句

摽音殍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實三讀疏簪反音森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王氏曰不暇吉日之擇也及今可以婚矣○摽有梅頃音傾筐塈許器反音戲取也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歐陽義謂之相語也遣媒妁相語以求之也

序摽有梅男女及時也名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

此詩女之求男太為汲汲朱子周旋其說故云女子懼嫁不及時有强暴之辱永叔云梅實有七至于落盡不過一月之間詩人引此以興物之盛時不可久言召南之人顧其女方盛年懼過時而至於衰落乃期于庶士以相婚姻也此說甚好復不悖序不知朱子何以不采黄東發主此說○范氏曰詩序以關雎言后妃之德而至于男女以正婚姻以時鵲巢言夫人之德而至于男女及時美其盛故喻以夭桃欲其早故喻

以摽梅東山言嫁娶之候亦曰倉庚于飛熠燿其羽聖人覩草木蟲魚之變意未嘗不在民也○愚按毛傳葛覃卷耳草蟲行露摽梅俱云興也興中各兼比意朱子俱改作賦生趣索然舉此以例其餘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嘒音嘒彼小星三五在東三五傳訓三心五噣鄭云衆無名之星隨心噣在天朱傳三五言其稀葢初昏或將旦時也按天文志心宿有三星柳五星謂鳥喙三月心見東方正月柳見東方二星見不同時故集傳易之○噣與咮同鳥喙也柳為鳥星之口故曰鳥喙

肅肅宵征夙夜在公

寔命不同○嘒彼小星維參所林反音森與昴讀力求反音留楊旭曰經史古文卯从丣酉从丣昴本諧酉之古文丣今通作昴○傳參伐也昴留也鄭云衆無名之星亦隨伐留在天

按參白虎宿三星銳曰伐以五月見昴六星昴之爲言留也○陳啟源曰小星喻妾媵三五參昴喻夫人此古說也宋范處厚補傳謂三心五噣非一時並見柳有八星不得言五嚴緝遂謂三五參昴即是小星總爲衆妾之喻夫三五無主名謂之小星猶可參三星俱大昴七星其一甚大謂之小星可乎且詩是託興非據一時所見爲言心見三月柳見正月何妨並取爲喻又星體離合天官家師授各不同柳八星疏引元命苞以爲五星次章之參古爲三星今并數左右肩股而爲七星昴今七星元命苞以爲六星又如河鼓左右旗班書云各九星則共十八星孫炎總爲十二星牽牛河鼓爾雅合爲一星天官書別爲兩星營室二星考工記并東壁于室

而為四星各各不同安得據此疑彼此詩托興在星有大小耳數之多寡豈所計乎至集傳取兩在兩與相應為興此朱子全不取義之說也吾尤不敢信愚按朱子之說三五猶可通至以參昴為小星于文義未順陸農師解三五在東云諸侯一娶九女娣姪與媵為八故以三五況之嚴華谷解維參與昴云參昴雖大星然其數非一止可喻娣姪其說皆不免牽合不若仍從古義之為得也

肅肅宵征抱衾與裯音儔

○傳裯襌被也鄭云牀帳也集傳從毛按韻會云漢名帳為裯有因于古則二解宜並存

寔命不猶

陳第曰昴漢志作留言萬物所成就繫留也讀留與下裯猶二字皆順揚用修依徐邈昴讀旋裯讀謠引檀弓陶斯咏咏斯猶為證亦一說

序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妒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于

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嚴緝小星樛木之化也

衆妾進御何以言肅肅宵征夙夜在公按鄭氏云羣妃進見十五日而周望前先卑後尊望後反之每月十五六日月相對后獨當此二夕羅願不然其說謂天子之后每夕皆進于王所以正内治每五日一休則一嬪與其御進凡四十五日而九嬪畢見女御必從其嬪不敢自往所謂不敢當夕諸侯以下妾媵多

寡不同皆用五日之制內則妾雖老必與五日之御是也其所以有往來者古者后有六宮以象王之六寢九嬪與女御分處六宮其進御嘗見星而往見星而還故曰肅肅宵征也夙夜在公采蘋亦言之周禮九嬪各率其屬以時御序于王所又女御掌御序于王之燕寢非在公而何程大昌章如愚未考故別為異說

小星二章章五句

江有汜（水決復入）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讀虎洧反音喜）○江有渚（小洲）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江有沱（水名江之別）之子歸不我過（音戈）不我過其嘯也歌（呂記一章曰悔二章曰處三章曰歌始則悔悟中則相安終則相歡言之序也）

序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公羊傳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士昏禮注古者女嫁必姪娣從謂之媵姪兄之子娣女弟也娣尊姪卑）

王志長曰嫡而能悔賢于不悔者遠矣此詩不美嫡

專美媵何也嫡以惠下為常媵以備數為職遇勞不怨故足嘉也○按鄭箋使已獨留不行謂不同宮中進御之行即序所云不以備數也朱子作媵待年于國嫡不與偕行夫待年于國豈嫡之過而後乃以為悔乎○黄震曰戴岷隱溪云不我以只是不以之侍君子非遇勤勞也無所怨尤以俟其悔斯為媵之美此說得之郝敬曰沱汜自況江況嫡此賢女恭順之辭知命守分皆在其中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野有死麕俱倫反音均○說文麕麞也崔豹古今注麞如小鹿而美白茅鄭氏曰茅類甚多惟白茅擅名茅出地曰茅鍼茅華曰秀茅葉曰菅包讀蒲茍反音捊一音瓿之有女懷春吉士誘音友之呂記言非不懷婚姻必待吉士以禮導之毛鄭訓誘為道儀禮射禮亦先有誘射皆謂以禮道之此古訓也歐陽氏誤以為挑誘之誘殊不知方惡無禮豈有為挑誘之汙行而尚名之為吉士者乎集傳從歐陽之說嚴緝云吉士誘之言汝誠吉士何不以禮娶之乃誘之乎愚按下有感帨驚尨語則無禮挑誘誠有之矣從歐陽解亦通○林有樸樕音速小木野有死鹿白茅純音豚束毛鄭解白茅包死麕死鹿為凶荒殺禮集傳無明訓考婚禮六禮止用鳴雁無用麕鹿者况既死乎郝仲輿云死麕死鹿以惡臭比強暴醜詆之也此說良是羅泌云禮也者所以嚴分而防佚也詩曰野有死麕白茅包之

夫麕既死在所可棄矣而猶包以白茅何耶死惡其汙于地也是郝説所本有女如玉輔氏曰此以上三句興下一句在興體中又是一格○舒而脫脫音兑○王志長曰婚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諸禮皆以告廟醴賓次第行之所謂舒而脫脫也兮無感我帨音稅○箋强暴之男刼脅奔走失節動其佩飾何楷曰内則注帨拭物之巾女子所佩也感我帨者女子自動其帨兮無使尨美邦反音芒也吠

序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强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麕鹿死在野外林中必用茅草包束之以喻强暴之

徒不可使之迫近也吉士誘之言吉士成昏必有媒妁誘道之禮也有女如玉言如玉之身不可以非禮干也舒而脫脫正責之以嘉禮來非教之緩來也至末二語則拒之益嚴所謂惡無禮者如此然此乃風人咏其事而代為女子之辭如後世陶嬰詩廬江小吏妻秋胡詩皆詞人所作耳何必云女子自作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何彼襛音濃○箋襛衣厚貌傳猶戎戎也矣唐棣之華說文唐棣移也本草移樹大數

十圍亦名栘楊圍葉弱蔕微風大搖陸佃曰凡木之華先合後開此華先開後合

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釋文云釋名車聲如居今尺奢反陳啟源曰按華字古讀敷說文亦音吁叶居音又易睽卦載鬼一車與孤塗弧叶困卦困于金車與徐叶其為居音甚明韋昭乃謂漢以來始有居音誤矣

○何彼襛矣華如桃李 箋華如桃李興男女顏色俱盛 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呂記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其辭匹敵則不驕亢可知也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 音民○張氏曰言釣如何必以絲為緡夫婦如何必相接以禮也 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序何彼襛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于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 箋下王后一等謂車乘厭翟服則褕翟疏王后五路重翟為上

衣為上褕翟次之

厭翟次之六服褘

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

嚴緝此詩三章皆是風體又詩專言女德正與二南

同科當時采詩者得之于召南之地以為武王之女

從毛

說

下嫁名南之國能執婦道成其肅雝之德皆本于文

王太姒之化故以其詩列于召南而為文王之風甘

棠之詩亦作于武王之世而為文王之風皆推本言

之也

肅雝者王姬而曰王姬之車不敢指切之也二章言族類之貴則先女後男尊王也末章言昏姻之合則先男後女從夫也○王姬毛以為武王女文王孫說者謂稱平王者猶大誥稱武王為寧王商頌稱湯為武王契為玄王也按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詳舉世系與詩書所稱寧王武王玄王不類正義引皇甫謐云武王五男二女元女妻胡公王姬宜為媵何得適齊侯之子王姬豈有為媵者此說最謬朱子疑是武王以後之詩又

引或說平王即平王宜臼齊侯即齊襄公諸兒其事見春秋（鄭漁仲主此說）考春秋魯莊十一年書王姬歸于齊左傳冬齊侯來逆共姬共姬者桓公夫人也（春秋書王姬歸于齊者二一襄公一桓公也安成劉氏謂此詩所咏是桓公胡氏春秋傳引此亦作桓公）事在莊王十四年莊王乃平王曾孫共姬未詳何王女齊侯之子則僖公子桓公小白也然此乃東遷以後詩不應入正風顧炎武曰何彼襛矣之存于南猶文侯之命之存于書也不欲殊洛邑于西周絕平桓于文武

也山堂考索載林氏説以為桓王女平王孫是已但曰刺詩則于義未允陳啟源曰平王即平王宜白猶可通齊侯之子則必非襄桓二公也按史平王崩于魯隱三年太子泄父早卒立其孫是為桓王此王姬乃泄父之女桓王之妹耳而春秋所書王姬之歸于襄在魯莊元年去平王崩已二十八年太子之死又在其前則王姬之年當三十餘矣其歸齊桓者在魯莊十一年則王姬當四十餘矣王室之女何過時不

嫁若此耶况經云齊侯必指見為諸侯者襄桓娶王姬皆在嗣侯之日今舍其身之貴而追稱其父僖公亦無是理愚謂姬姜世昏此平王之孫當下嫁齊侯之世子蓋在春秋以前而其事無考矣集傳以齊侯即襄公諸兒是誤認桓公為襄公子林氏以王姬為桓王女平王孫又誤認桓王為平王子皆失考

何彼襛矣三章章四句

彼茁音拙者葭音加○說文葭葦未秀箋記蘆始生者著春田之早晚壹發五豝音巴

○傳豕牝曰豝本爾雅說文亦以豝為牝豕集傳誤云牡豕也陳潛室已辨之○傳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疏合圍曰翼五豝惟一發者不忍盡殺言其仁心如是故以騶虞歎美之愚按蘇傳嚴緝皆同疏辭朱傳引中必疊雙益謂一發四矢其中必有雙貫者恐非不忍盡殺之義

于（音吁）嗟乎騶虞

按毛傳云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云云歐陽不用其說以騶虞為騶圍之虞官益本賈誼新書或據周禮左傳騶虞作二官名引射義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皆非是夫騶虞見周書王會山海經尚書大傳及淮南子相如封禪文必非無此獸明矣說者或以爾雅未載為疑不知騶虞瑞獸非世所恒有故爾雅偶不之及且詩詁名物多未見爾雅者矣安得盡疑之耶

○彼茁者蓬

蓬蒿埤雅葭澤草也蓬陸草也故以言庶類蕃殖

壹發五豵

音宗○傳豕一歲曰豵箋豕生三曰豵集傳從毛

于嗟乎騶虞

按詩之起末多

不用韻虞字集傳叶牙又叶濃如于嗟麟兮之例何必叶也況此句中乎與虞自相為韻于嗟乎畧斷音節甚諧何必强以叶上二句耶秦風于嗟乎不承權輿亦然

序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楊氏曰二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葢一本也王者諸侯之風相須以為治所以代其終也故名南之終至仁如騶虞然後王道成焉

呂記麟趾關雎之應騶虞鵲巢之應意者文王之時

二物應感而至故詩人以之為興歟彼茁者葭彼茁

者蓬記蒐田之時曹子桓所云勾芒司節和風扇物

草淺獸肥之候也壹發五豝壹發五豵獸之多而取

之鮮也于嗟乎騶虞非騶虞之仁不足以形容之也

騶虞二章章三句 于嗟乎三字為與虞叶當作章四句

詩經通義卷一